



譚 潔

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

文學博士。現為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。研究專長為佛教思想與文化、佛教與文學、宗教倫理。主持江蘇省博士後課題《南朝佛學與文學》、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案《南北朝帝王與佛教》、山東省社科規劃專案《佛教在中國歷史上「以教輔政」、促進民族融合的典型個案——山東靈岩寺墓塔林石刻文獻整理與研究》。著有《南朝佛學與文學——以竟陵「八友」為中心》、《蘭陵蕭氏家族文化研究》等專著。



民國以來，「人生佛教」、「人間佛教」經由太虛大師、趙樸老、巨贊法師等高僧大德的提出、倡議之後，尤其在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將此理念、實踐傳播至全球五大洲，如今回傳大陸，「人間佛教」現已成為中國佛教未來的發展方向。佛教與中國文學關係密切，其教主佛陀不僅是宗教家、思想家，還是位文學家，有著運用富含文學性質的說法來領導教團的傳統。這也影響到傳承其遺志的、弘揚人間佛教思想的繼承者。

一、佛陀的文學才能

佛陀本人是位傑出的布道者，非常富有文學才能。佛典《阿含經》中保存了原始佛教的基本內容，表現了佛陀教團傳法時濃厚的文學色彩。

(一) 說法的內容

佛陀說法注重連繫人生實際，而對純粹的理論思辨較少興趣。其說法多講故事，且是與人有關的故事。如《阿含經》中佛陀講述毗婆尸菩薩故事：

佛告比丘：「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，從右脇出，專念不亂。從右脇出，墮地行七步，無人扶持，遍觀四方，舉手而言：『天上天下唯我為尊，要度

眾生老病死。』此是常法。」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。^①

此故事是講毗婆尸菩薩（過去七佛之第一佛）為太子時，從其母右脇而生，下地就能行走，他走了七步，不需要人扶持，觀看四方之後，舉起他的手說：「天上天下唯我為尊，要度眾生老病死。」故事內容非常吸引人，然也存在一個問題，即與生活常識不符合。哪有剛出生的嬰兒就會走路、會說話的呢？為了合理解釋故事內容，佛陀講故事之前，先說「諸佛常法」；故事講完了，又說「此是常法」。意思是，「大家都這麼說」，「這是通常的說法」，以此表明自己所講的故事，真實不虛。

（二）說法的方法

佛陀說法在表達方式上也有其特色，一是多用譬喻，二是用偈頌表達讚美之意。比如上述毗婆尸菩薩故事，佛陀所說偈言：

猶如師子步，遍觀於四方；墮地行七步，人師子亦然。又如大龍行，遍觀於四

註解：

①後秦·佛陀耶舍、竺佛念譯：《佛說長阿含經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一冊，頁4。

方；墮地行七步，人龍亦復然。兩足尊生時，安行於七步；觀四方舉聲，當盡生
死苦。當其初生時，無等等與等，自觀生死本，此身最後邊。^②

這是說太子氣度非常，猶如百獸之王的獅子，觀看四方；落地即行走七步，猶如人中獅子。又像是神異大龍，觀看四方；落地即行走七步，猶如人中之龍。他的腳一落地，就能穩穩當當地踏出七步；巡視四周後發出聲音說，我當盡了這世間生死之苦。他一出生，就認識到無上的真理，覺悟到生死根本，此身不過是幻相、假相。很明顯，佛陀以獅子、神異之龍為譬喻，讚歎毗婆尸菩薩氣度非凡，智慧非凡。又用「當盡生死苦」、「無等等與等」來說明佛陀為太子時，已具備大智慧，了悟無上的真理。

（三）說法的形式

佛陀說法，善用排比和五言偈頌。由於佛陀教法是口耳相傳，為了便於記憶和傳播，遂利用了當時流行的一些文藝形式。如使用韻文，也就是詩歌形式的「頌」或者「偈」。以「頌」、「偈」配上故事，採用韻散結合的形式，形成獨特的行文特徵。如上所述毗婆

註解：

② 後秦·佛陀耶舍、竺佛念譯：《佛說長阿含經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一冊，頁4。

尸菩薩故事，以「如師子步」、「如大龍行」排比式的比喻，以及五言偈頌，揭示佛陀為太子時的光輝形象。

二、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文學理論與創作

星雲大師曾在其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》一書中專門用「人間佛教的藝術成就」、「人間佛教與文人的往來」、「人間佛教的語言文學」三節內容，闡發佛教與文學之間的密切關聯。他說：「這些家喻戶曉的曠古之作，不但為中國文學增添光彩，同時也間接地幫助人間佛教在民間的傳播。甚至可以說，佛法豐富了文人的生命，開拓了文學的新面貌，而文人學佛則助長了佛法的宣揚。」^③從弘法的角度，表達了佛教與文學的密切關聯以及相互促進之作用。

（一）星雲大師的文學理論

星雲大師幼年出家，投身佛門。戰亂年代，苦難生活，培養了他豐富、細膩、敏感的

註解：

③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、宗教文化出版社，二〇一六年，頁30。

內心體悟。青年時代，其所寫文字被報紙刊登，既給他帶來歡喜，也啟發了他對文字創作的興趣。宜蘭弘法期間，星雲大師寫下《玉琳國師》小說，後來拍成電視劇，又名《再世情緣》，轟動寶島。後至高雄佛光山建寺，更加筆耕不輟，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學創作思想。

第一，佛教辭彙豐富民眾生活

中國的語言文字非常豐富，其中，佛教辭彙在其中占了相當比重。在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》一書中，星雲大師列舉了與佛教有關的四字成語，如鐵樹開花、作繭自縛、辯才無礙、如影隨形等三百七十七個；三字用語，如獅子吼、無量壽、一指禪、阿修羅、無明火等二百二十七個；兩字的名詞，如功德、涅槃、神通、罪過、淨土等三百八十四個。而生活中的諺語，如無風不起浪、慧眼識英雄、金剛不壞身、伸手不見五指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、人成即佛成、出淤泥而不染、三個和尚沒水喝、無事不登三寶殿、不是冤家不聚頭等一百二十八個。還有跟佛教有關的生活俚語，如丈二金剛，摸不著頭腦；做一日和尚，撞一日鐘；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；佛觀一鉢水，八萬四千蟲；平時不燒香，臨時抱佛腳；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等六十一個。一個字的詞，如業、覺、劫、空、參、禪、戒等三十四個。

佛教辭彙不僅豐富了中國的語言文字，而且給民眾生活帶來表情達意的方便，以及生活哲理的感悟。如「造業」，佛教指做壞事，是會受到報應的；而在湖北如天門、武漢的方言中，讀音被異化成「遭孽」，形容人之可憐，很辛苦、很受罪，用以勸誡世人不要為惡，以免給自己帶來煩惱。又如「螺螄殼裡做道場」，既是俗語，又是吳語，它的意思有兩個：一是小處能做出大場面；二是做事遇到約束、局限，施展不開手腳。民眾一聽這個話，就知道此意的隱晦表達，而無需直白說明，這是佛教辭彙帶給民眾的生活趣味。星雲大師認為，如果沒有這些佛教辭彙，民眾在說話、表情達意時，將很難圓滿表達自己的想法。

第二，文學創作蘊含人間佛教真理

自佛教傳入中國，對佛教抱持好感的文人就深受佛教教理教義的啟發和引導。一些文人接觸佛教之後，生起崇信之心，熱衷佛經註疏、註釋。如南朝劉宋的謝靈運早年修道，轉而奉佛，與高僧慧遠往來。元嘉年間辭官歸始寧，又廣結僧人，精研佛理。他註釋《金剛般若經》，又和僧人慧嚴、慧觀等共同潤飾曇無讖所譯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世稱「南本」。唐代著名文人梁肅，是古文運動的先驅作家，一生對佛學止觀頗有心得，為天台宗湛然、元浩弟子，著《刪定止觀》三卷、《天台止觀統例》一卷。唐代著名詩人王維和惠能弟子神會有交往，他寫作的《能禪師碑》是研究惠能禪師生平思想的可靠材料之一。此

碑文和後來柳宗元、劉禹錫所寫的惠能第二、三碑，是唐代文人所寫南宗禪的重要文獻。

這些文人不僅交接僧侶，而且自覺地將人間佛教真理運用於文學創作，在文學創作中表達佛教的教理教義。如《古詩十九首》：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」描述人生無常。南朝宋謝靈運的《登石室飯詩》：「望嶺眷靈鷲，延心念淨土，若乘四等觀，永拔三界苦。」表述淨土信仰。唐代王維的《終南別業》：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」表達隨緣生活。王維還曾為河西節度使崔希逸作《西方變畫贊》、《贊佛文》等，描繪了西方極樂世界美好的圖景，並從禪宗的立場來講淨土。白居易的《閑吟》：「自從苦學空門法，銷盡平生種種心。」闡述自性本空。白居易還有《畫西方幀記》：「極樂世界清淨土，無諸惡道及眾苦。願如老身病苦者，同生無量壽佛所。」表現他追求西方淨土的熱忱，在詩人的晚年，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給了他極大的希冀和安慰。中唐的柳宗元研習天台宗，天台宗的「一心三觀」、「一念三千」、「三諦圓融」思想對他的影響很大，成為他積極、進步理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。蘇東坡的《題西林壁》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在自然中體悟到迷與悟。蘇東坡的《贈東林總長老》：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似人。」說明佛性清淨。

第三，佛教經典是文體學範本

佛經對國人的影響，除了思想和文字，還有文體。佛陀說法四十九年，依靠的是口耳相傳，弟子為了避免其教法遺佚和散落，在佛陀圓寂後，曾多次舉行佛教經典的結集。這些說法，分三藏十二部經，分別是長行、重頌、記別、諷頌、自說、因緣、譬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未曾有、議論。其中，長行是以散文直接敘述佛陀之教說，或解釋偈頌，為佛經體裁之一。重頌（又作應頌）是指說經義之後，再作偈頌，申說前義，是對長行內容的複述。記別（又作授記），指那些記載佛陀告訴弟子何時可以成佛的經文。諷頌（又作孤起），指不依長行文的意義，單獨以偈頌之句，直接頌出教義，如《法句經》。自說指不待他人問法或者請法，佛自行主動的開示教說。因緣是指交代該經的寫作背景、解決主題，以及說法目的等記述。譬喻是指經文中說譬喻之處，如《法華經》有名的「法華七喻」（火宅喻、窮子喻、藥草喻、化城喻、衣珠喻、髻珠喻、醫子喻）。本事指佛說弟子過去世因緣的經文，如《法華經·藥王菩薩本事品》。本生是指佛說自身過去世因緣的經文，如《佛本生經》。方廣是指說方正廣大之真理的經文，從寬泛意義說，即一切大乘經之通稱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希法（此譯未曾有）指記載佛現種種神力不思議事的經文。議論指闡發佛教義理的經文，在文體上顯示為一問一答，或者「直發精義」兩種。

佛典浩如繁星，三藏十二部經的經文或以散文記載佛陀教法，或以偈頌詩歌反復闡述教法，或用譬喻方式宣說佛法，有的是佛陀為弟子授記，有的是佛陀的自行開示，有的是講述佛陀說法教化因緣，有的是記載佛陀的前生行誼或稀有之事，還有的是探討佛法大義、宣說廣大深奧的教義。因此，星雲大師說：「這十二部經無非就是十二種文學形式，堪稱文體學的範本。」^④

第四，「文以載道」的教化功能

所有的文學創作，都具有思想傾向。或是個人情感的抒發與表達，或是思考內容的散布與傳播，或是社會問題的引發與反省，總之，一定有其功能指向。佛教傳入中國已有兩千餘年，佛教的語言文字，在社會上早已扎根民間，具有潛移默化、移風易俗的教化功能。星雲大師重視佛教文學的教化之功，他說：「文學是人類感情、思想的發抒，一篇好的文學作品，除了要有美麗動人的文采與扣人心弦的情節之外，更要在思想、理念的傳達上，發揮教化世道人心、陶冶人格性情，導人向真、向善、向美的功能，所謂『文以載

註解：

④ 星雲大師：很多人不知道佛教對中國文學影響這麼深，鳳凰佛教，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http://fo.ifeng.com/a/20151228/41530885_0.shtml。

道』，正說明文人負有以文字教化人心的使命。」^⑤這就把佛教文學創作的社會功能突顯出來了，即佛教文學創作肩負著「教化人心」的使命。佛教的文學創作應該把真善美的思想觀念表達出來，傳播出去。

（二）星雲大師的文學創作

星雲大師曾自述：「我從小也喜歡詩詞，也曾把一些隨性寫的句子寄給揚州當地的報館，沒想到，他們便刊載了，從那時起，我對詩歌對文學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」^⑥懷著對佛陀的無限敬仰，大師投入到佛教文學創作之中。

星雲大師著作等身，其文學創作主題除了佛經講解，還有生活哲理、社會倫理、經濟管理等諸多方面，文體也有詩歌、散文、小說、語錄等多種形式。所著《釋迦牟尼佛傳》、《玉琳國師》、《佛光祈願文》、《佛教叢書》、《佛光教科書》、《往事百語》、《迷悟之間》、《人間佛教系列》、《人間佛教語錄》、《星雲禪話》、《百年佛

註解：

⑤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》，頁139。

⑥ 星雲大師：自《小喜歡詩詞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》（圖），中新網，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，<http://www.chinanews.com/cul/2014/05-30/6230947.shtml>。

緣》、《合掌人生》等，共計三千餘萬言，並翻譯成英、日、西、葡等十餘種文字，流通世界各地。

三、人間佛教與文學新變

佛陀開創了利用文學形式來傳教說法的傳統，這個傳統又被後代佛教傳人所繼承和發揚，如星雲大師。他教化宏廣，世界各地出家弟子千餘人，全球信眾數百萬之多；一生弘揚人間佛教，著作等身。由於極大的人格魅力和豐富的文學創作，其人間佛教文學具有以下特徵：

(一) 語言文字的人間、普及化

二十世紀初，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先生曾指出，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由於佛經的翻譯，至少為中國增加了三萬五千個辭彙。⑦星雲大師說：「佛教自印度東傳中土後，逐漸形成各種本土化的發展，其中的一大特色，就是語言文字的漢化，尤其今日更應該提

註解：

⑦參見梁啟超：《佛學研究十八篇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二〇一四年，頁191-192。

倡語言文字的人間化。」^⑧大師指出，這些辭彙早已進入國人的生活之中，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表情達意，已經離不開佛教辭彙。佛教辭彙，不僅擴大了語言文字的表達，而且豐富了原有的意境。

（二）思想內容的通俗、生活化

大師以佛陀所說「我法中不貴浮華之言語，雖質樸不失其義，令人受解為要」^⑨為文學寫作的要旨，提出人間佛教的思想內容要簡單明了，「重視給人懂、給人接受，才能落實於生活，對人有所助益……在內容上，要文字流暢，白話易懂，有可讀性、文藝性、生活性。」^⑩這是對佛教文學的思想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，趨向於人的實際需求，有利於擴大受眾的範圍，也有利于佛教的弘傳。

（三）文章體例的樸實、平易化

星雲大師說：「人間佛教對語言文字不要泥古，不要那麼執著，可以適當地口語化，

註解：

⑧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》，頁147。

⑨ 《毗尼母經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十四冊，頁846。

⑩ 同註⑧，頁193。

可以流利通順地翻新，因為它的傳承轉化，都有時代的意義。」^⑪大師用詩歌讚歎偉大的佛陀，用白話文寫作釋迦牟尼佛生平。他把《阿含經》中「天上天下唯我為尊，要度眾生老病死」的佛理宣教，改成樸實、平易的「我是人中最偉大尊貴的覺者，我要廣度救濟一切眾生」，以故事形式講述佛陀的偉大行實與慈悲濟世的情懷。

（四）「文以載道」的善意、愉悅化

俗語說：「世間好語佛說盡。」在這個注重交流的時代，如果能夠多多運用佛教美好的辭彙來與人溝通，「所謂『面上無瞋是供養，口裡無瞋出妙香』，每日口出妙香，猶如春風拂面，這就是人間佛教最美的語言文字了。」^⑫大師以此鼓勵所有佛教文學創作者，在文學作品也要表現人生「三好」（說好話、做好事、存好心）、「四給」（給人信心、給人希望、給人歡喜、給人方便）、「五和」（自心和悅、家庭和順、人我和敬、社會和諧、世界和平）等原則。

註解：

⑪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》，頁151。

⑫ 同註⑪，頁168。